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游宦紀聞卷七

宋　張世南　撰

沅芷黎溪硯紫者類端石而無眼有金束腰眉子紋間有潤者其初甚發墨久而復滑或磨以細石乃仍如新有色綠而花紋如水波者有色黑而金星者有生自然銅於石中琢以為北斗三台之類者有生白線當中而為琹樣者其類不一慶元間單路公煒字丙

文始創為硯以遺故舊今遂盛行終在端歙之下單雖西班乃中原故家居黟陽好古博雅所蓄奇玩甚富仍精於別辨平生俸入盡費於此學小王書筆法尤妙始習補之梅而自成一家吾鄉姜尭章學書於單姜帖今亦少有世南嘗藏姜一帖正與單論劉次莊草十數家釋帖非是又云吾帖中只張芝秋凉帖鍾繇宣示帖皇象文武帖王廙小字二表皆在右軍之上其說尤親有絳帖平二十卷恨未之見也

嘉定甲申夏有持頴濱先生帖十數幅求售蹤跡所自知非贋物明甚有黄樓賦一篇讀之其間前則項籍劉戊一句中覯淵文作劉備頴濱集作劉季覯淵文注云徐州牧陶謙病篤謂別駕麋竺曰非劉備不能安此邦及謙死竺率州人迎先主先主未敢當陳登孔融曉諭之先主遂領徐州劉戊乃楚元王交之子也漢六年既廢楚王信分其地為二國立劉賈為荆王交為楚王王薛郡東海彭城三十六縣先有功也

及薨戊嗣稍淫暴遂應吳王反起兵會吳與周亞夫戰絶吳糧道士飢吳王走戊自殺彭城即徐州先生之意蓋以此也不知當來作劉備劉季而後來易以戊耶或傳寫訛謬而意其為備為季耶要當以先生手書為定也

己丑孟秋訪一親舊出示古物數種皆所未見一刀長可七八寸微彎背之中有細齒如鋸末有環子退而考諸傳記乃知其為削考工記築氏為削長尺博寸

合六而成規此所以微彎也鄭氏謂之書刀以滅青削槧如仲尼作春秋筆削是也蕭曹皆秦刀筆吏師古曰刀所以削書也古用簡牒皆以刀筆自隨鄭氏又謂三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大刀五分其金而錫居二謂之削如此是刀與削分為二物也鄭氏曰刀劍之屬削今之書刀孔安國曰赤刀赤刃削少儀曰刀卻刃授穎削授拊鄭氏曰穎環也拊把也釋名曰刀到也其末曰鋒若鋒刺之利也其本曰環形似環也然則

直而本環者刀也曲而本不環者削也予所謂有齒如鋸者正釋名所謂若鋒刺之利者但其本有環又不可名之以削古人製作精微必有所本更俟請教於博洽君子云

包遜字敏道衆山先生之上足也寶慶丁亥為世南言項在臨安謁魏舍人了翁蒙予進因出雲萍録令書包有六子皆從心其間名恊者舍人指曰此非從心乃是從十有館客李丈留心字學數十年矣待為叩

之少選李至遂及此云其義有二從十乃衆人之和是謂協和萬邦之協從心乃此心之和是謂三后協心之協世南嘗以語士大夫間有云恐出臆斷後閲集韻果如前所云是知作字偏旁不可毫髪之差李大名肩吾眉人學問甚富世南嘗識之云

坡公元豐七年自黄量移汝海五月訪張文定公於瑞七八月間留連金陵過陽羡九月抵宜興通真觀側郭知訓提舉宅即公所館往年邑簿朱冠卿續編圖

經云五十五里地名黄土村坡公嘗與董秀才步田至焉地主以酒見餉謂坡曰此紅友也坡言此人知有紅友不知有黄封真快活人也田主有曹姓者巳鬻而造訟有司巳察而斥之坡公移牒以田歸之邑人慕容揮嗜酒好吟不務進取家於城南所居有雙柟並植如蓋東坡訪之目為雙柟居士長橋元豐元年火四年邑宰褚理復立榜曰欣濟東坡過之為書曰晉周孝侯斬蛟之橋刻石道傍崇寧禁錮沉石水

中不知所在

諸香中龍涎最貴重廣州市直每兩不下百千次等亦五六十千係番中禁榷之物出大食國近海傍常有雲氣罩山間即知有龍睡其下或半載或二三載土人更相守視俟雲散則知龍已去往觀必得龍涎或五七兩或十餘兩視所守人多寡均給之或不平更相讐殺或云龍多蟠於洋中大石卧而吐涎魚聚而嗜之土人見則沒而取得又一說大洋海中有渦旋

處龍在下湧出其涎為太陽所爍則成片為風飄至岸人則取之納官予嘗扣泉廣合香人云龍涎入香能收斂腦麝氣雖經數十年香味仍在嶺外雜記所載龍涎出大食西海多龍枕石一睡涎沫浮水積而能堅鮫人採之以為至寶新者色白稍久則紫甚久則黑又一說云白者如百藥煎而膩理黑者亞之如五靈脂而光澤其氣近於膠似浮石而輕或云異香或云氣腥能發衆香氣皆非也於香本無損益但能

聚烟耳和香而用真龍涎焚之則翠烟浮空結而不散坐客可用一剪以分烟縷所以然者蜃氣樓臺之餘烈也又一說云龍出没於海上吐出涎沫有三品一曰汎水二曰滲沙三曰魚食汎水輕浮水面善水者伺龍出没隨而取之滲沙乃被濤浪飄泊洲嶼凝積多年風雨浸淫氣味盡滲於沙土中魚食乃因龍吐涎魚競食之復化作糞散於沙磧其氣腥穢惟汎水者可入香用餘二者不堪曲江鄧灝以為就三說

較之後說頗是諸家之論不同未知孰當以愚見第一說稍近

天地萬物莫逃乎數知數之理莫出乎易知易之妙惟康節先生其學無傳觀皇極經世書概可見矣此外有所謂太乙數能知運祚災祥刀兵水火陰晴風雨又能以之出戰守城傍門小法亦可知人命貴賤渡江後有此客同州免解進士王湜潛心此書作太乙肘後備撿三卷為陰陽二遁繪圖一百四十有四上

自帝堯以來至紹興六年丙辰凡三千四百九十二
年皆隨六十甲子表以分野如通鑑編年前代興亡
歷歷可考然自古及今應者雖多不應者亦或有之
景祐間命司天楊維德脩五福太乙占書考驗行度
亦為精詳其間云自石晉天福四年己亥歲入東北
遼東分至國朝雍熙元年甲申歲入東南吳分至天
聖七年己巳歲入西南蜀分後人繼加考算至熙寧
七年甲寅歲入中宮洛陽分至宣和元年己亥歲入

西北西河分至隆興二年甲申歲入東北逾東分至嘉定二年己巳歲入東南吳分向後至甲寅年入西南秦分上來五福太乙所臨之分自合太平至治今推而上之後周宣帝元年己亥歲至唐高祖武德六年癸未歲五福太乙在西南凡四十五年中更隋唐禪代之變正在本宮分野又自唐宣宗大中三年己巳歲至昭宗景福二年癸丑歲五福太乙在中宮凡四十五年中更僖宗廣明黃巢之變中國之禍甚慘

既曰五福所臨何為又却如此本朝興國九年有方士楚芝蘭言五福今照吳分上命建太乙宫於京城外之蘇村芝蘭為春官正又命宰臣張齊賢醮享之然其所以不應者亦有說王湜跋肘後備檢立論甚通其說云后羿寒浞之亂得陽九之數七赧王衰微得陽九之數八桓靈卑弱得陽九之數九煬帝滅立得陽九之數十周宣王父厲而子幽得百六之數十二敬王時吳越相殘海内多事得百六之數十三秦

滅六國得百六之數十四東晉播遷十六國分裂得百六之數極而反於一五代亂離得百六之數三此皆所應者也舜禹至治萬世所師得百六之數七成康刑措四十餘年得百六之數十一小甲雍己之際得陽九之數五而百六之數九庚丁武乙之際得陽九之數六武丁享國五十九年得百六之數八盤庚小辛之際得百六之數十明帝章帝繼光武而臻泰定得百六之數十五正觀二十三年近世所謂太平

得百六之數二此皆所不應者也福應集云唐武德七年甲申五福太乙入中宫洛陽之分繼有正觀之治遂以此為福應然宣懿僖昭之際再入中宫而正觀之治何不復舉又云唐昭宗天祐四年丁卯四神太乙入六宫雍州之分而昭宗禪位於梁遂以此為福應然開元十六年亦入六宫乃太平極治與正觀比以至夏桀放於南巢商紂亡於牧野王莽篡漢禄山亂唐陽九百六之數皆不逢之此其何故也余嘗

深究其所以然者周公問太公何以治齊曰舉賢而尚功周公以之為强臣之漸太公問周公何以治魯曰親親而尚恩太公以之為浸弱之基是以聖人推三代損益而百世可知大抵天下之事因緣積累固有繫於人事未必盡由天理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技拘然執此以為不可改易乃術士之蔽非儒者之通論善言天地者以人事善言人事者以天地豈可蔽於天而不知人乎古之善為政者尚

以知變為賢況冥冥之中奉行天地號令或主吉或主凶皆本於天地之一氣安有固而不知變者以堯舜禹為君臣文武周公為父子雖遇陽九百六之數越理而降以禍必不其然自此而下其他不能詳知者皆可以類推也色不過五五色之變不可勝觀聲不過五五聲之變不可勝聽太乙不過十神十精四計之類彼其周流於天地間始而有終終則復始古既不異於今今亦不異於古然上古至治終不可復

又中間盛衰興廢亦不可循前而取豈非人事之不齊故應之者亦不一耶術固有之太乙考治人君之善惡臨有道之國則昌臨無道之國則亡有天下國家者可不謹哉已上皆王說蓋太乙數中專考陽九百六之數以四百五十六年為一陽九二百八十八年為一百六陽九竒數也為陽數之窮百六偶數也為陰數之窮大抵歲運值之終有厄會洪文敏公五筆中載陽九百六之說與此不同本朝康定庚辰慶

深究其所以然者周公問太公何以治齊曰舉賢而尚功周公以之為强臣之漸太公問周公何以治魯曰親親而尚恩太公以之為浸弱之基是以聖人推三代損益而百世可知大抵天下之事因緣積累固有繫於人事未必盡由天理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技拘然執此以為不可改易乃術士之蔽非儒者之通論善言天地者以人事善言人事者以天地豈可蔽於天而不知人乎古之善為政者尚

歴辛巳間西羌方熾天下騷動詔求有文武材可用者叅政宋綬侍讀林瑀皆以徐復薦至仁宗訪以世務復曰今年氣運類唐德宗居奉天時上驚曰何至爾耶復曰德宗性忌刻其德與凶會陛下恭儉仁恕屈巳容物雖時與德宗同而德與德宗異運雖凶無能為也此說正與王湜之論合故幷紀之

游宦紀聞卷七

游宦紀聞卷八

宋 張世南 撰

黄公銖字子厚富沙浦城人與朱文公為交友長於詩劉潛夫宰建陽刻其穀城集於縣齋黄之母筆力甚高世南嘗見黄親録詞稿今載於此云先妣冲虚居士少聰明頴異絶人於書史無所不讀一過輙成誦年三十先君捐棄即抱貞節以自終平生作為文章

詩辭甚富晚遭回禄爇無餘此詞數篇皆膾炙在人者因訪求得之適予與景紹主簿凡有好且屢見索敬書以贈紹興三年中春二十有四日黃銖識景紹則太參鄭公昭先也其一滴滴金云月光飛入林前屋風策策度庭竹夜半江城擊柝動寒梢棲宿等閒老去年華促祗有江梅伴幽獨夢繞夷門舊家山恨驚回難續其二序云力脩寶學賢表宴胡明仲侍郎遣歌姬來乞詞作醉蓬萊令歌之看鷗翻波濺蘋

歷辛巳間西羌方熾天下騷動詔求有文武材可用者叅政宋綬侍讀林瑀皆以徐復薦至仁宗訪以世務復曰今年氣運類唐德宗居奉天時上驚曰何至爾耶復曰德宗性忌刻其德與凶會陛下恭儉仁恕屈已容物雖時與德宗同而德與德宗異運雖凶無能為也此說正與王湜之論合故并紀之

游宦紀聞卷七

游宦紀聞卷八

宋 張世南 撰

黄公銖字子厚富沙浦城人與朱文公為交友長於詩劉潛夫宰建陽刻其穀城集於縣齋黄之母筆力甚高世南嘗見黄親録詞稿今載於此云先妣冲虚居士少聰明頴異絶人於書史無所不讀一過輙成誦年三十先君捐棄即抱貞節以自終平生作為文章

詩辭甚富晚遭回祿燬爇無餘此詞數篇皆膾炙在人者因訪求得之適予與景紹主簿凡有好且屢見索敬書以贈紹興三年中春二十有四日黄銖識景紹則太參鄭公昭先也其一滴滴金云月光飛入林前屋風策策度庭竹夜半江城擊柝動寒梢棲宿等閑老去年華促祗有江梅伴幽獨夢繞夷門舊家山恨驚回難續其二序云力脩寶學賢表宴胡明仲侍郎遣歌姬來乞詞作醉蓬萊令歌之看鷗翻波濺蘋

末風輕水軒消暑雲疊奇峰破桐陰亭午列岫連環濁泉鳴玉對幅巾芒屨況有清時風流故人劇譚揮麈才冠一時論高兩漢書扇豪縱吐鳳辭語晝錦歸來慶長年老母且盡緑尊莫懷歸興聽扇歌高舉會見登庸泥封詔下促朝天去具三菩薩蠻闌干六曲天圍碧松風亭下梅初白臘盡見春回寒梢花又開曲瓊閒不卷沈燎看星轉凝竚小裴回雲間征鴈來

其四序云葛氏姪女子告歸作少年游送之雨晴雲

斂烟花澹蕩遥山凝碧驅車問征路賞春風南陌正雨後梨花幽艷白悔忽忽過了寒食歸家漸春暮探酴醾消息其五序云季温老友歸樵陽人來問書因以為寄秋寂寞秋風夜雨傷離索傷離索老懷無奈淚珠零落故人一去無期約尺書忽寄西飛鶴故人何在水村山郭其六醉思仙晚霞紅看山迷暮靄烟暗孤松動翩翩風袂輕若驚鴻心似鏡髩如雲弄清影月明中謾悲凉歲冉冉蕣華潛改衰容前事銷凝

久十年光景忽忽念雲軒一夢回首春空綵鳳遠玉簫寒夜悄悄無窮歎黄塵久埋玉斷腸揮淚東風

朱文公晚年居考亭便著野客服有位榜云滎陽吕公嘗言京洛致仕官與人相接皆以閒居野服為禮而歎外郡或不能然其指深矣衰朽無狀雖幸已叨誤恩許致其事而前此或蒙賓客不鄙下訪初未敢遽援此例便以老大自居近緣久病艱於動作詘伸俯仰皆不自由遂不免遵用舊京故俗輙以野服從事

然而上衣下裳大帶方屨比之凉衫自不爲簡其所便者但取束帶足以爲禮解帶可以燕居免有拘絆纏繞之患脫著疼痛之苦而已切望深察恕此病人且使窮鄉下邑得以復見祖宗盛時京都舊俗其美如此亦補助風教之一端也至於筋骸攣縮轉動艱難迎侯不時攀送不及區區之意亦非敢慢幷冀有以容之爲大幸也

世南從三山故家見朱文公一帖云講明正學其道必

末風輕水軒消暑雲疊奇峰破桐陰亭午列岫連環
溜泉鳴玉對幅巾芒屨況有清時風流故人劇譚揮
麈才冠一時論髙兩漢書扇豪蹤吐鳳辭語晝錦歸
來慶長年老母且盡緑尊莫懐歸興聽扇歌髙舉會
見登庸泥封詔下促朝天去具三菩薩蠻闌干六曲
天圍碧松風亭下梅初白臘盡見春回寒梢花又開
曲瓊閒不卷沈燎看星轉凝竚小裴回雲間征鴈來
其四序云葛氏姪女子告歸作少年游送之雨晴雲

斂烟花澹蕩遥山凝碧驅車問征路賞春風南陌正

雨後梨花幽艷白悔忽忽過了寒食歸家漸春暮探

酴醾消息其五序云季温老友歸樵陽人來問書因

以為寄秋寂寞秋風夜雨傷離索傷離索老懷無奈

淚珠零落故人一去無期約尺書忽寄西飛鶴故人

何在水村山郭其六醉思仙晩霞紅看山迷暮靄烟

暗孤松動翩翩風袂輕若驚鴻心似鏡髩如雲弄清

影月明中謾悲凉歲冉冉蕣華潛改衰容前事銷凝

久十年光景忽忽念雲軒一夢回首春空綵鳳遠玉簫寒夜悄悄無窮歎黃塵久埋玉斷腸揮淚東風

朱文公晚年居考亭便著野客服有位榜云滎陽呂公嘗言京洛致仕官與人相接皆以閒居野服為禮而歎外郡或不能然其指深矣衰朽無狀雖幸已叨誤恩許致其事而前此或蒙賓客不鄙下訪初未敢遽援此例便以老大自居近緣久病艱於動作詘伸俯仰皆不自由遂不免遵用舊京故俗輒以野服從事

然而上衣下裳大帶方履比之凉衫自不為簡其所便者但取束帶足以為禮解帶可以燕居免有拘絆纏繞之患脫著疼痛之苦而已切望深察恕此病人且使窮鄉下邑得以復見祖宗盛時京都舊俗其美如此亦補助風教之一端也至於筋骸攣縮轉動艱難迎侯不時攀送不及區區之意亦非敢慢幷冀有以容之為大幸也

世南從三山故家見朱文公一帖云講明正學其道必

本乎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灑掃應對以往修其孝悌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勵漸磨成就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於擇善脩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先生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灑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舍近而趨遠處下而闚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

世南於紀聞首端嘗論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之說以

求教於白鹿胡云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左旋日月五星右轉此古今歷家之說皆然也天左旋之說信然矣日一日行一度月一日行十三度有零日者陽之精而行遲月者陰之精而行反速大抵陽健而陰順陽剛而陰柔健而剛者運行當速順而柔者運行當遲今不特反是月之行乃過於日十有二倍其理不通從來無人推見其所以然近時晦庵朱文公解毛詩正月篇亦用舊說惟於楚詞天問

篇發其端而不詳其實天左旋日月亦左旋一晝夜以日之明晦為節日之行三百六十五度四分日之一則比天之旋少一周逐日所不及天之運以二十八宿計之分為度數盖二十八宿及經星附天而行凝然不動可從而計其度數亦猶量地之里云至某州某郡若干里州郡有定所人莫不知姑借之以為限節也髙麗國有九執歷正如此竊意歷家以數之少者易算日月天左旋數之不及者少取其易算故

假日月右轉也期三百六旬有五日又四分日之一堯典特舉成數而言耳以之均為十二月則多六日無所歸故又每歲作五六小盡取其贏而湊足多之數是以五年必有兩閏以定每歲三百六旬有六日之成數也雖是除閏月每歲只三百六旬有四五日只有二十四氣前後相去皆三百六十五六日也胡學於文公者多見前輩論議皆有所本故復記於此

雲林先生黄長睿云饅頭當用槾字見束晳餠賦與元

本乎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灑掃應對以往修其孝悌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勵漸磨成就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於擇善脩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先生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灑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舍近而趨遠處下而闚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

世南於紀聞首端嘗論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之說以

求教於白鹿胡云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左旋日月五星右轉此古今歷家之說皆然也天左旋之說信然矣日一日行一度月一日行十三度有零日者陽之精而行遲月者陰之精而行反速大抵陽健而陰順陽剛而陰柔健而剛者運行當速順而柔者運行當遲今不特反是月之行乃過於日十有二倍其理不通從來無人推見其所以然近時晦庵朱文公解毛詩正月篇亦用舊說惟於楚詞天問

篇發其端而不詳其實天左旋日月亦左旋一晝夜以日之明晦為節日之行三百六十五度四分日之一則比天之旋少一周逐日所不及天之運以二十八宿計之分為度數盖二十八宿及經星附天而行凝然不動可從而計其度數亦猶量地之里云至某州某郡若干里州郡有定所人莫不知姑借之以為限節也高麗國有九執歴正如此竊意歴家以數之少者易算日月天左旋數之不及者少取其易算故

假日月右轉也期三百六旬有五日又四分日之一
堯典特舉成數而言耳以之均為十二月則多六日
無所歸故又每歲作五六小盡取其贏而湊足多之
數是以五年必有兩閏以定每歲三百六旬有六日
之成數也雖是除閏月每歲只三百六旬有四五日
只有二十四氣前後相去皆三百六十五六日也胡
學於文公者多見前輩論議皆有所本故復記於此
雲林先生黄長睿云饅頭當用䥥字見束晳餅賦興元

關表諸郡食肆所貨薑豉用僵字最為有理

予於菊磵高九萬處見蘇紹叟手書憶劉改之摸魚兒一闋云望關河試窮遥眼新愁似絲千縷劉郎豪氣今何在應是九疑三楚堪恨處便拚得一生寂寞長羇旅無人寄語但弔支傷桃邊松倚竹空憶舊詩句文章事到底將身自誤功名難料遲暮鶉衣簞食年年瘦受侮世間兒女君信否盡縣簿高門歲晚誰青顧何如引去任槎上張騫山中李廣商略儘風度又

賦雨中花一闋云予往時憶劉改之尚未見之也數日前忽聞改之去闕 悵惘殆不勝言因憶改之每聚首愛歌雨中花悲壯激烈令人鼓舞輒倚此聲以寓予思凡未忘吾改之者幸為我和之十載尊前放歌起舞人間酒戸詩流盡期君凌厲羽翮高秋世事幾如人意儒冠還負身謀歎天生李廣才氣無雙不得封侯榆關萬里一去飄然片雲甚處闕 州膲悵望家人父子重見無由隴水寂寥傳恨淚淮山宛轉

供愁這回休也燕鴻南北長隅英游紹叟有冷然詩集十卷行於世

三山之俗立春前一日出土牛於鼓門之前若晴明自晡後達旦傾城出觀巨室或乘轎旋繞相傳云看牛則一歲利市三日游賢沙四日游天寧六日烏石山之神光寺西湖之水晶宮逮暮始散此皆圖志所不載也

洪文敏公容齋隨筆論人君壽考自三代而後惟梁武

帝八十三以侯景之禍幽辱告終至光堯太上皇
帝之福壽真可於天人中求之國朝大臣如樞相張
昇宫保趙槪皆八十六陳文惠八十三杜祁公八十
一富鄭公八十文潞公獨九十二張文定公八十五
范蜀公曾宣靖蘇文定皆餘八十渡江後惟史越王
八十三周益公八十云
朱文公移簡輔漢卿云得趙昌父書以致政大夫見呼
此甚真實而又雅馴可為報同社諸人今後請依此

闗表諸郡食肆所貨薑豉用僵字最為有理

予於菊磵髙九萬處見蘇紹叟手書憶劉改之摸魚兒一闋云望闗河試窮遥眼新愁似絲千縷劉郎豪氣今何在應是九疑三楚堪恨處便拚得一生寂寞長羇旅無人寄語但弔友傷桃邊松倚竹空憶舊詩句文章事到底將身自誤功名難料遲暮鶉衣簞食年年瘦受侮世間兒女君信否盡縣簿髙門歲晚誰青顧何如引去任槎上張騫山中李廣商略儘風度又

賦雨中花一闋云予往時憶劉改之尚未見之也數日前忽聞改之去[闕]悵惘殆不勝言因憶改之每聚首愛歌雨中花悲壯激烈令人鼓舞輒倚此聲以寓予思凡未忘吾改之者幸為我和之十載尊前放歌起舞人間酒户詩流盡期君凌厲羽翮髙秋世事幾如人意儒冠還負身謀歎天生李廣才氣無雙不得封侯榆關萬里一去飄然片雲甚處[闕]州應悵望家人父子重見無由隴水寂寥傳恨淚淮山宛轉

供愁這回休也燕鴻南北長隅英游紹叟有冷然詩集十卷行於世

三山之俗立春前一日出土牛於鼓門之前若晴明自晡後達旦傾城出觀巨室或乘轎旋繞相傳云看牛則一歲利市三日游賢沙四日游天寧六日烏石山之神光寺西湖之水晶宮逮暮始散此皆圖志所不載也

洪文敏公容齋隨筆論人君壽考自三代而後惟梁武

帝八十三以侯景之禍幽辱告終至光堯太上皇帝之福壽真可於天人中求之國朝大臣如樞相張昇宫保趙槩皆八十六陳文惠八十三杜祁公八十一富鄭公八十文潞公獨九十二張文定公八十五范蜀公曾宣靖蘇文定皆餘八十渡江後惟史越王八十三周益公八十云

朱文公移簡輔漢卿云得趙昌父書以致政大夫見呼此甚真實而又雅馴可為報同社諸人今後請依此

例也

何賢良名致字子一嘉定壬申游南嶽至祝融峰下按

嶽山圖禹碑在岣嶁山詢樵者謂采樵其上見石壁

有數十字何意其必此碑俾之導前過隱真屏復渡

一二小澗攀蘿捫葛至碑所為苔蘚封剥讀之得古

篆五十餘外癸酉二字俱難識韓昌黎所謂科斗拳

身薤葉披鸞飄鳳泊拏蛟螭而其形模果為奇特字

髙濶約五寸許取隨行市買歷碎而模之字每摹二

雖墨濃澹不勻體畫却不甚模糊歸旅舍方湊成本何過長沙以一獻曹十連彦約并柳子厚所作及書般舟和尚第二碑以一揭座右自為寶玩曹喜甚牒衡山令搜訪柳碑本在上封寺僧法圓申以去冬雪多凍裂之禹碑自昔人罕見之反疑何取之他處以誑曹何遂刻之岳麓書院後巨石但令解柳碑來匣之郡庠而已

紹定癸巳七夕後一日予甥董若金忽語予云適有自

弋陽來者言縣境桃花步漁人入水見一物長八尺博四尺有五寸約四百餘斤兩頭如燕尾腰有眼其二圓其二如半月非鐵非石圖形以示云漁人舁至縣市火復舁至桃花又火遷於神祠始息衆莫識予應曰此不難別其制絶類岳陽樓下鐵枷必縣傍溪中古有龍祟時得道之士如許旌陽者鑄為此物以鎮塞妖蜃穴歲月深久水岳陽沙上數枚人以為厭勝鐵枷或以為湖賊王麼矴石或云昔人拒敵鏁江

之具圖經皆疑其非或有傳會者曰晉太康元年大舉伐吳二月戊午王濬唐彬擊鼓丹陽監吳人於江磧要害處並以鐵鎖橫截之以為必此物今觀弋陽所出可名之鏁江之具乎以此驗彼厭勝之物明矣

德興邑廨有石刻二詩云仕宦之身天涯海畔行商之身南州北縣不如田舍長抅見面門無官府身即彊健麻麥徧地猪羊滿圈不知金貴惟聞粟賤夏新絹衣秋新米飯安穩眠睡直千直萬我田我地我桑我

例也

何賢良名致字子一嘉定壬申游南嶽至祝融峰下按嶽山圖禹碑在岣嶁山詢樵者謂采樵其上見石壁有數十字何意其必此碑俾之導前過隱真屏復渡一二小澗攀蘿捫葛至碑所為苔蘚封剥讀之得古篆五十餘外癸酉二字俱難識韓昌黎所謂科斗拳身薤葉披鸞飄鳳泊拏蛟螭而其形模果為奇特字高濶約五寸許取隨行市買歷碎而模之字每摹二

雖墨濃澹不勻體畫却不甚糢糊歸旅舍方湊成本何過長沙以一獻曹十連彦約并柳子厚所作及書般舟和尚第二碑以一揭座右自為寶玩曹喜甚牒衡山令搜訪柳碑本在上封寺僧法圓申以去冬雪多凍裂之禹碑自昔人罕見之反疑何取之他處以誑曹何遂刻之岳麓書院後巨石但令解柳碑來匣之郡庠而已

紹定癸巳七夕後一日予甥董若金忽語予云適有自

弋陽來者言縣境桃花步漁人入水見一物長八尺博四尺有五寸約四百餘斤兩頭如燕尾腰有眼其二圓其二如半月非鐵非石圖形以示云漁人舁至縣市火復舁至桃花又火遷於神祠始息衆莫識予應曰此不難別其制絶類岳陽樓下鐵枷必縣傍溪中古有龍祟時得道之士如許旌陽者鑄為此物以鎮塞妖蜃穴歲月深久水岳陽沙上數枚人以為厭勝鐵枷或以為湖賊王麼矴石或云昔人拒敵鏁江

之具圖經皆疑其非或有傅會者曰晉太康元年大舉伐吳二月戊午王濬唐彬擊鼓丹陽監吳人於江磧要害處並以鐵鎖横截之以為必此物今觀弋陽所出可名之鑠江之具乎以此驗彼厭勝之物明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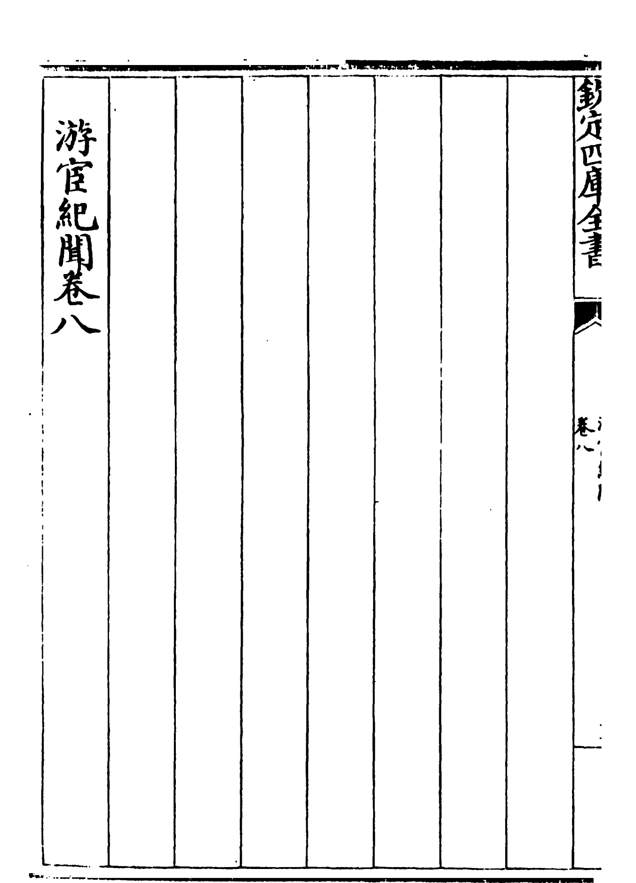
德興邑廨有石刻二詩云仕宦之身天涯海畔行商之身南州北縣不如田舍長抅見面門無官府身即彊健麻麥徧地猪羊滿圈不知金貴惟聞粟賤夏新絹衣秋新米飯安穏眠睡直千直萬我田我地我桑我

梓只知百里不知千里我飢有糧我渴有水百里之
官得人生死孤兒寡婦一張白紙入著縣門究者有
理上官不嗔民即歡欣上官不富民免辛苦生我父
母養我明府苗稼萋萋昌東昌西父母之鄉天子馬
跡沙隨先生過豫章之進賢手書於旅舍後三十年
門人程廻授邑於兹既受代始於郡中得之而真蹟
不復存矣友人髙季安會丞是邑季安先生姻戚也
因託刻於石先生下世七年矣噫廻跋此詩始刻於

進賢再刻於德興丙子巨浸出於泥滓中石斷字漫邑宰潘傳重刻之世南愛其言近而意切懼其碑之復淪故紀於此

雪峰為剎與徑蔣諸山相甲乙懿宗咸通十一年僧義存開山創寺乾符二年賜號真覺禪師傳道德山五祖寺有木毬相傳謂常受真覺役使呼僕役客毬皆自往來嘉泰間寺災毬忽滚入池中得不壞山周遭百里間皆篃音谿竹筍味極甘美寺衆自三月至五六

月猶饜飫亦覺所植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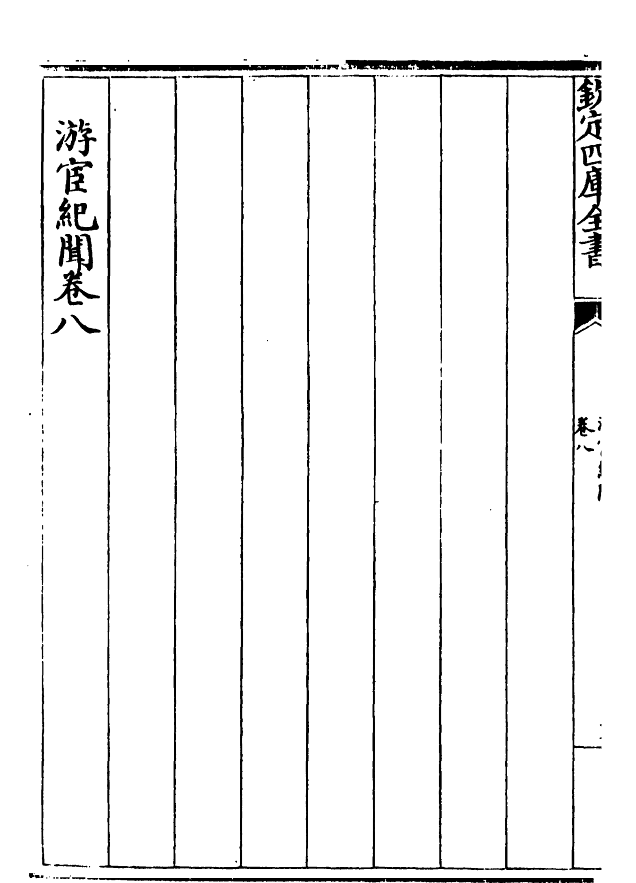
游宦紀聞卷八

梓只知百里不知千里我飢有糧我渴有水百里之
官得人生死孤兒寡婦一張白紙入著縣門冤者有
理上官不嗔民即歡欣上官不富民免辛苦生我父
母養我明府苗稼萋萋噕東噕西父母之鄉天子馬
跡沙隨先生過豫章之進賢手書於旅舍後三十年
門人程廻授邑於茲既受代始於郡中得之而真蹟
不復存矣友人髙季安會丞是邑季安先生姻戚也
因託刻於石先生下世七年矣噫廻跋此詩始刻於

進賢再刻於德興丙子巨浸出於泥滓中石斷字漫邑宰潘傳重刻之世南愛其言近而意切懼其碑之復淪故紀於此

雪峰為刹與徑蔣諸山相甲乙懿宗咸通十一年僧義存開山創寺乾符二年賜號真覺禪師傳道德山五祖寺有木毬相傳謂常受真覺役使呼僕役客毬皆自往來嘉泰間寺災毬忽滚入池中得不壞山周遭百里間皆篃音谿竹筍味極甘美寺衆自三月至五六

月猶饜飫亦覺所植也



游宦紀聞卷八

游宦紀聞卷九

宋 張世南 撰

世南近於三山郡齋獲覩龍眠所作奉節圖後題云景文老凡持節守大名從迓吏以訪別念非仁者不能以言為贈贈之以佛衣綾而不受贈之以紋縠而不受戲作奉節圖以見分手之拳拳然朝廷委寄之重雅歌長嘯無復愧於古人矣元祐坤成節日龍眠山

中人李公麟書景文即劉季孫也平之子東坡嘗薦之後知隰州而歿有詩寄坡云四海共知霜鬢滿重陽能插菊花無死之日無一錢但有書三萬軸畫數百幅耳其家藏王子敬黃柑三百顆帖坡嘗有詩與景文云君家子敬十六字氣壓鄴侯三萬籤坡一日語景文曰一則仲父二則仲父以何為對劉云可對千不如人萬不如人坡為絶倒

王金陵字說之作率多牽合固不免坡公之譏建炎間

莆中鄭樵字漁仲作六書略謂象形諧聲指事會意轉注假借從六者而生總計二萬四千二百三十五其間惟諧聲類最多計二萬一千八百一十約以簡易而盡得作字之義矣自說文以字畫左旁為類而玉篇從之不知右旁亦多以類相從如戔有淺小之義故水之可涉者為淺疾而有所不足者為殘貨而不足貴重者為賤木而輕薄者為棧青字有精明之義故日之無障蔽者為晴水之無溷濁者為清目之

能明見者為睛米之去麤皮者為精凡此皆可類求
聊述兩端以見其凡
字學不講多因前代諱惡遂致書畫差誤漢以火德王
都於洛陽惡水能滅火遂改洛為雒故今惟書經作洛
而傳記皆作雒矣秦始皇嫌辠（韻畧上聲）字似皇改為罪
自出己意謂非之多則有辠也今經書皆以罪為辠
獨禮記爾雅猶有可考无字乃子雲奇字古文天屈
西北為无今易中無皆從无它書則雜之矣世字因

游宦紀聞卷九

宋 張世南 撰

世南近於三山郡齋獲觀龍眠所作奉節圖後題云景文老凡持節守大名從迓吏以訪別念非仁者不能以言為贈贈之以佛衣綾而不受贈之以紋縠而不受戲作奉節圖以見分手之拳拳然朝廷委寄之重雅歌長嘯無復愧於古人矣元祐坤成節日龍眠山

中人李公麟書景文即劉季孫也平之子東坡嘗薦之後知隰州而歿有詩寄坡云四海共知霜鬢滿重陽能插菊花無死之日無一錢但有書三萬軸畫數百軸耳其家藏王子敬黄柑三百顆帖坡嘗有詩與景文云君家子敬十六字氣壓鄴侯三萬籤坡一日語景文曰一則仲父二則仲父以何為對劉云可對千不如人萬不如人坡為絶倒

王金陵字説之作率多牽合固不免坡公之譏建炎間

莆中鄭樵字漁仲作六書略謂象形諧聲指事會意轉注假借從六者而生總計二萬四千二百三十五其間惟諧聲類最多計二萬一千八百一十約以簡易而盡得作字之義矣自說文以字畫左旁為類而玉篇從之不知右旁亦多以類相從如戔有淺小之義故水之可涉者為淺疾而有所不足者為殘貨而不足貴重者為賤木而輕薄者為棧青字有精明之義故日之無障蔽者為晴水之無溷濁者為清目之

能明見者為睛米之去麄皮者為精凡此皆可類求
聊述兩端以見其凡
字學不講多因前代諱惡遂致書畫差誤漢以火德王
都於洛陽惡水能滅火遂改洛為雒故今惟書經作洛
而傳記皆作雒矣秦始皇嫌辠韻畧上聲字似皇改為罪
自出己意謂非之多則有辠也今經書皆以罪為辠
獨禮記爾雅猶有可考无字乃子雲奇字古文天屈
西北為无今易中無皆從无它書則雜之矣世字因

唐太宗諱世民故今鰇葉弃皆去世而從云漏洩緤絏又去世而從曳世之與云形相近與曳聲相近若皆從云則泄為沄矣故又從云而變為曳也民則易而從氏昏愍泯之類至今猶或從氏也以至如晉諱昭改昭穆之昭為韶音秦諱政而改正月之正為征音至今從之此何理耶

字聲有清濁非强為差别夫輕清為陽陽主生物形用未著故音常輕重濁為陰陰主成物形用既著故字

音必重如衣施諸身為衣冠加諸首為冠衣與冠讀作平聲者其音重已定之物屬乎陰也讀作去聲者其音輕未定之物屬乎陽也物所藏曰藏人所處曰處藏平聲處上聲者輕其作去聲者皆重亦其類也

胡堂長伯量記度常卿涵星研云寳慶丙戌秋八月渝州度史君正奉詔入京過金陵出其所藏坡仙涵星硯而廬山胡泳記之曰研端石以石眼_闕得名形方以今尺度之可廣四寸其表倍蓰髙寸有半上廣

下殺其陰容掌不啻面出玉斗為池斗之半微為窪坡如半月用以限墨星在池者十有三下皆乘以雲氣大者四其二近半月其二倚南壁而一復差大而高外微緑中黄瞳如針眼而紺碧衆星此為獨勝小者九二倚東壁二倚西壁如參商然五者中立一高二次而三低如聚東井然汲泉滿池粲粲相輝半月止墨玄雲黕黮而下古人制作之精如此星在陰者二上列四字曰癸巳端嚴下三字曰子容記子容蘇

丞相頌意其初得也東壁之外有墨書子瞻二字下有三字惟泓字髣髴第二不可辨西壁外子功二字史君云硯陰七字本亦未嘗刊以借觀者衆懼把玩之多遂成泯沒故李氏刊之按坡詩有以涵星硯贈范純夫侍講風月石屏贈子功中書共二首詩中模狀與此硯實合以年譜考之當在元祐八年癸酉硯後歸李才元家其孫家於成都之成都縣史君以百五十緡購得之外周以二縣匣蓋陰各有朱字紀歲月

唐太宗諱世民故今䋞䕵弃皆去世而從云漏洩緤絏又去世而從曳世之與云形相近與曳聲相近若皆從云則泄為沄矣故又從云而變為曳也民則易而從氏昏愍泯之類至今猶或從氏也以至如晉諱昭改昭穆之昭為韶音秦諱政而改正月之正為征音至今從之此何理耶

字聲有清濁非强為差别夫輕清為陽陽主生物形用未著故音常輕重濁為陰陰主成物形用既著故字

音必重如衣施諸身為衣冠加諸首為冠衣與冠讀作平聲者其音重已定之物屬乎陰也讀作去聲者其音輕未定之物屬乎陽也物所藏曰藏人所處曰處藏平聲處上聲者輕其作去聲者皆重亦其類也

胡堂長伯量記度常鄉涵星研云寳慶丙戌秋八月渝州度史君正奉詔入京過金陵出其所藏坡仙涵星硯而廬山胡泳記之曰研端石以石眼得名形闕方以今尺度之可廣四寸其表倍蓰髙寸有半上廣

下殺其陰容掌不啻面出玉斗為池斗之半微為窪坡如半月用以限墨星在池者十有三下皆乘以雲氣大者四其二近半月其二倚南壁而一復差大而高外微緑中黄瞳如針眼而紺碧衆星此為獨勝小者九二倚東壁二倚西壁如參商然五者中立一高二次而三低如聚東井然汲泉滿池粲粲相輝半月止墨玄雲黮䨴而下古人制作之精如此星在陰者二上列四字曰癸巳端嚴下三字曰子容記子容蘇

丞相頌意其初得也東壁之外有墨書子瞻二字下有三字惟泓字髣髴二不可辨西壁外子功二字史君云硯陰七字本亦未嘗刋以借觀者衆懼把玩之多遂成泯沒故李氏刋之按坡詩有以涵星硯贈范純夫侍講風月石屏贈子功中書共二首詩中模狀與此硯實合以年譜考之當在元祐八年癸酉硯後歸李才元家其孫家於成都之成都縣史君以百五十緡購得之外周以二縣匣蓋陰各有朱字紀歲月

及土人姓名外者巳亥洋州洋州造大方誌內者辛未杭州後洋沇上牢坡仙元祐巳巳以龍圖閣直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至辛未二月九日除翰林承旨則內匣為坡仙在杭作無疑距作詩為先三年耳范李後為㛹家故硯歸李云

許樞密崧老嘗記黃祕書辯博之說云昔長睿父博學好古頗得三代之遺器其鼎文有上下畫一而中重三者長睿父識之曰此爭首也葢著飲食有訟之戒

然則八十一首與周易準其已久矣以世南之見其器必後漢時物蓋八十一首作於子雲何緣三代時已有爭首又云初予與長睿父見古太玄於中秘書長睿父手録藏之明年予復求之則本已亡長睿父以其所録借予而卒予既作傳藏長睿父書襄陵竢見其子弟歸之會狄難起城陷而翰所傳玄經與凡論次周易春秋論語法言以先附便舟適免故古太玄今獨予有逮渡江留建業一夕兵變火作鬱攸被

予舍望予戦決藩籬遯去自悼死生未測而書知亡矣然亂定使人視之則居以反風不焚諸物席卷無遺而書獨存是歳建炎初元也未幾被召行在以書屬家人而行家入九江復遇寇而予舟焚儀真攜書盡亡獨太玄等以家人奉之力又免去歳客分寧邑人得予書刻之未卒而豫章陷負書奔瀏陽值亂兵入盡弃其裝以書夜度大光保平江月餘秋陷岳陽游騎至平江復以書還分寧刻書乃成尚念世紛之

未艾也故屬長老清公藏諸黃龍經藏因念經之幾絕而僅存艱虞若此使學者知斯文之不墜盖有天助而哀予顛沛流離萬里保有之難也而共振顯之天人之際精感神昭則必有和同無間而福禄不量者矣宋建炎四年秋洞霄隱吏許翰記古太玄今不復見惜哉

龍圖馬公遵字仲塗吾郡之樂平人至和間為諫官御史言時政多聽用國史有傳今其家藏蔡忠惠帖用金花牋十六幅每幅四字玩其波畫令人起敬真奇

及土人姓名外者巳亥洋州州造大方誌內者辛未杭州後洋沇上牢坡仙元祐巳巳以龍圖閣直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至辛未二月九日除翰林承吉則內匣為坡仙在杭作無疑距作詩為先三年耳范李後為嫺家故硯歸李云

許樞容齋老嘗記黄祕書辯博之説云昔長睿父博學好古頗得三代之遺器其鼎文有上下畫一而中重三者長睿父識之曰此爭首也葢著飲食有訟之戒

然則八十一首與周易準其已久矣以世南之見其器必後漢時物蓋八十一首作於子雲何緣三代時已有爭首又云初予與長睿父見古太玄於中秘書長睿父手録藏之明年予復求之則本已亡長睿父以其所録借予而卒予既作傳藏長睿父書襄陵㶏見其子弟歸之會狄難起城陷而翰所傳玄經與凡論次周易春秋論語法言以先附便舟適免故古太玄今獨予有逮渡江留建業一夕兵變火作欝攸被

予舍望予戰決藩籬遯去自悼死生未測而書知亡矣然亂定使人視之則居以反風不焚諸物席卷無遺而書獨存是歲建炎初元也未幾被召行在以書屬家人而行家入九江復遇寇而予舟焚儀真携書盡亡獨太玄等以家人奉之力又免去歲客分寧邑人得予書刻之未卒而豫章陷負書奔瀏陽值亂兵入盡弃其裝以書夜度大光保平江月餘秋陷岳陽游騎至平江復以書還分寧刻書乃成尚念世紛之

未艾也故屬長老清公藏諸黄龍經藏因念經之幾絶而僅存艱虞若此使學者知斯文之不墜盖有天助而哀予顛沛流離萬里保有之難也而共振顯之天人之際精感神昭則必有和同無間而福禄不量者矣宋建炎四年秋洞霄隱吏許翰記古太玄今不復見惜哉

龍圖馬公遵字仲塗吾郡之樂平人至和間為諫官御史言時政多聽用國史有傳今其家藏蔡忠惠帖用金花牋十六幅每幅四字玩其波畫令人起敬真奇

物也世南嘗屢得觀之云梅三馬五蔡大皇祐壬辰中春寒食前一日會飲於普照院仲塗和墨聖俞按紙君謨揮翰過南都試呈杜公歐陽九評之當處在何等馬五諾我精婢潤筆皆是奇事凡六十四字今前一紙四字不存南軒先生嘗跋云蔡端明此書大得顏平原浯溪磨崖刻筆意世人但知其端嚴有法度而不察其操縱運用玅處何異趙括讀兵書乎前輩評端明正書為本朝第一蓋不誣也

世南嘗從親戚馬建家見洪文敏公内簡一幅與族伯
提刑云正月十九日晚間宣召從容聖語云近日郡
守辭見並諸議事堂太子封劄子來但思之甚有未
盡處蓋全不見語話如何得識其賢否朕於選引郡
守自有見處幾於不傳之妙遂笑云所謂父不能以
傳之子也邁奏每見批出别與差遣人者無不合於
公論上云如張垓者覶其人材儘得一州只緣鄂渚
屯大軍有諸司却恐它費力故改與九江邁奏張垓

是臣鄉人故祭知政事焘之子其人誠如聖諭自得
旼命極感聖恩至於玉音詭其為人雖鄉里與之久
處者不過知之如是而陛下一見即盡其平生可謂
至當上笑而頷首觀此足知簡記不忘故詳以報此
䟦乃孝宗皇帝天語拜手敬觀葢足以窺聰明冠倫
妙處也

階州産石品第不一白者明潔初琢時可愛久則受垢
色暗今朝廷取為册寶等用有黄青黒緑數色取之

不窮而性軟易攻故價亦廉巴州嘉定府皆産玉石曰巴璞嘉璞堅而難琢與玉質無異故價數倍於階石其温潤略與玉等叙州宣化縣亦有玉石曰宣化璞溪源出黎雅大渡河其品最髙有胭脂標瓜蔞標琢為器物白若凝脂非精鑒者不能辨峽州之上百里間有黄牛神祠祠中多玉石皆往來賈客或牽江人得於沙磧間者以獻有一石質黑紋白隱然龍形作蜿蜒狀鱗角鬛鬣悉備具又有如孔雀尾者是為

物也世南嘗屢得觀之云梅三馬五蔡大皇祐壬辰中春寒食前一日會飲於普照院仲塗和墨聖俞按紙君謨揮翰過南都試呈杜公歐陽九評之當處在何等馬五諾我精娛潤筆皆是奇事凡六十四字今前一紙四字不存南軒先生嘗跋云蔡端明此書大得顔平原浯溪磨崖刻筆意世人但知其端嚴有法度而不察其操縱運用玅處何異趙括讀兵書乎前輩評端明正書為本朝第一蓋不誣也

世南嘗從親戚馬建家見洪文敏公內簡一幅與族伯提刑云正月十九日晚閤宣召從容聖語云近日郡守辭見並詣議事堂太子封劄子來但思之甚有未盡處蓋全不見語話如何得識其賢否朕於選引郡守自有見處幾於不傳之妙遂笑云所謂父不能以傳之子也邁奏每見批出別與差遣人者無不合於公論上云如張垓者覷其人材儘得一州只緣鄂渚屯大軍有諸司却恐它費力故改與九江邁奏張垓

是臣鄉人故叅知政事燾之子其人誠如聖諭自得旼命極感聖恩至於玉音說其為人雖鄉里與之久處者不過知之如是而陛下一見即盡其平生可謂至當上笑而頷首觀此足知簡記不忘故詳以報此陟乃孝宗皇帝天語拜手敬觀益足以窺聰明冠倫妙處也

階州産石品第不一白者明潔初琢時可愛久則受垢色暗今朝廷取為册寶等用有黄青黒緑數色取之

不窮而性軟易攻故價亦廉巴州嘉定府皆產玉石曰巴璞嘉璞堅而難琢與玉質無異故價數倍於階石其温潤略與玉等叙州宣化縣亦有玉石曰宣化璞溪源出黎雅大渡河其品最高有胭脂標瓜蔞標琢為器物白若凝脂非精鑒者不能辨峽州之上百里間有黄牛神祠祠中多玉石皆往來賈客或牽江人得於沙磧間者以獻有一石質黑紋白隱然龍形作蜿蜒狀鱗角鬛鬣悉備具又有如孔雀尾者是為

石中之異忠州樂磧市出玉石舟至岸人競持來求售有指甲紋亦有磨見白質者雖光瑩可觀然皆碔砆也是數郡所產皆予所經歷故亦稍能識别

橄欖閩蜀俱有之閩中丁香一品極小雋永其味勝於蜀產家君嘗手植核於小圃伺其萌茁再歲而樹壯畏霜覆以屋又三歲高二丈許始實初如菉豆凡兩月漸大有墮地者視之木槵子也皮可洗衣功不讓皂角核則人以為念珠者嗚呼地土風氣之能移物

性如是耶橘踰淮而北為枳鸜鵒不踰濟貉踰汶則死地氣使然無足多怪

後山贈二蘇公詩末云如大醫王治膏肓外證已解中尚彊探囊一試黄昏湯一洗十年新學腸任子淵注云按圖經本草曰合歡夜合也一名合昏韋宙獨行方胸中甲錯是為肺癰黄昏湯治之取夜合皮掌大一枚水煮服之其說最為牽合無義沙隨先生云晩年因閲本草王孫味苦平無毒主五藏邪氣吳名白

功草楚名王孫齊名長孫一名黃孫一名黃昏生海西川谷葢指當時癖學為五藏邪氣耳取義精深如此

莊子云夔憐蚿蚿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葢謂天機所動何可易邪夔止一足蛇雖無足行疾於蚿蛇行雖疾於蚿豈如風之蓬然起於北海入於南海之疾風雖疾而勝矣豈若目視所到為最疾目視雖疾又不若心之所之更疾也大率推廣大勝者唯聖人

能之之意晦翁先生答或人論心之問曰心之虛靈無有限量如六合之外思之則至前乎千百世之已往後乎千萬世之未來皆在目前又曰人心至靈千萬里之遠千百世之上一纔發念便到那裏神妙如此却不去養他自旦至暮只管轉展於利欲之中都不知覺此說通透極妙如莊子是從譬喻上說来且卒章不說心字故令人卒看難曉也

南溪柴先生中行字與之吾鄉前輩也以國學上舍登

石中之異忠州樂磧市出玉石舟至岸人競持來求售有指甲紋亦有磨見白質者雖光瑩可觀然皆碔砆也是數郡所產皆予所經歷故亦稍能識別

橄欖閩蜀俱有之閩中丁香一品極小雋永其味勝於蜀產家君嘗手植核於小圃伺其萌茁再歲而樹壯畏霜覆以屋又三歲高二丈許始實初如菉豆凡兩月漸大有墮地者視之木槵子也皮可洗衣功不讓皂角核則人以為念珠者嗚呼地土風氣之能移物

性如是耶橘踰淮而北為枳鸜鵒不踰濟貉踰汶則死地氣使然無足多怪

後山贈二蘇公詩末云如大醫王治膏肓外證已解中尚殭探囊一試黄昏湯一洗十年新學腸任子淵注云按圖經本草曰合歡夜合也一名合昏韋宙獨行方朐中甲錯是為肺癰黄昏湯治之取夜合皮掌大一枚水煮服之其說最為牽合無義沙隨先生云晚年因閱本草王孫味苦平無毒主五藏邪氣吳名白

功草楚名王孫齊名長孫一名黃孫一名黃昏生海
西川谷蓋指當時癖學為五藏邪氣耳取義精深如
此
莊子云夔憐蚿蚿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蓋謂天
機所動何可易邪夔止一足蛇雖無足行疾於蚿蛇
行雖疾於蚿豈如風之蓬然起於北海入於南海之
疾風雖疾而勝矣豈若目視所到為最疾目視雖疾
又不若心之所之更疾也大率推廣大勝者唯聖人

能之之意晦翁先生答或人論心之問曰心之虛靈無有限量如六合之外思之則至前乎千百世之已往後乎千萬世之未來皆在目前又曰人心至靈千萬里之遠千百世之上一纔發念便到那裏神妙如此却不去養他自旦至暮只管轉展於利欲之中都不知覺此說通透極妙如莊子是從譬喻上說來且卒章不說心字故令人卒看難曉也

南溪柴先生中行字與之吾鄉前輩也以國學上舍登

紹熙庚戌甲科事寧考為秘書監初任臨川推官戊午秋大比漕司前期取脚色必欲書委不是僞學五字公得文移即具申云自幼習易讀程伊川之書以收科第於新制未委是與不是僞學如以為僞不願考漕難其報後有讒之者內臺欲加論列何公澹在諫省曰其人所守不變可罪之乎

游宦紀聞卷九

游宦紀聞卷十

宋 張世南 撰

黄祕書長睿父之子詔紀其尊人建炎庚戌在平江圍城中失去楊凝式書一册并其先人手書楊傳以無別本念念不忘是歲四月復寓饒之德興太寧資福寺偶録道文遂見之喜甚予偶得其本恐終失墜今紀其年譜家譜傳賛於此唐咸通十四年癸巳凝式

是年生故題識多自稱癸巳人唐天祐四年丁卯是年夏朱全忠簒唐凝式諫其父唐相涉宜辭押寳使涉懼事泄凝式自此遂陽狂時年三十五代史補言時年方弱冠誤也晉天福四年巳亥三月有洛陽風景四絶句詩年六十七據詩云到此今經三紀春蓋自丁卯至巳亥實三十年則自全忠之簒凝式即居洛矣真蹟今在西都唐故大聖善寺勝果院東壁字畫尚完亦有石刻書側有畫像亦當時畫又廣愛寺

紹熈庚戌甲科事寧考為秘書監初任臨川推官戊午秋大比漕司前期取脚色必欲書委不是偽學五字公得文移即具申云自幼習易讀程伊川之書以收科第於新制未委是與不是偽學如以為偽不願考漕難其報後有譏之者內臺欲加論列何公澹在諫省曰其人所守不變可罪之乎

游宦紀聞卷九

游宦紀聞卷十

宋 張世南 撰

黄祕書長孺父之子詔紀其尊人建炎庚戌在平江闉城中失去楊凝式書一册幷其先人手書楊傳以無別本念念不忘是歲四月復寓饒之德興太寧資福寺偶録道文遂見之喜甚予偶得其本恐終失墜今紀其年譜家譜傳賛於此唐咸通十四年癸巳凝式

是年生故題識多自稱癸巳人唐天祐四年丁卯是年夏朱全忠篡唐凝式諫其父唐相涉宜辭押寶使涉懼事泄凝式自此遂陽狂時年三十五代史補言時年方弱冠誤也晉天福四年己亥三月有洛陽風景四絶句詩年六十七據詩云到此今經三紀春盖自丁卯至己亥實三十年則自全忠之篡凝式即居洛矣真蹟今在西都唐故大聖善寺勝果院東壁字畫尚完亦有石刻書側有畫像亦當時畫又廣愛寺

西律院有壁題云後歲六十九亦當是此年所題此
書凡兩壁行草大小甚多真蹟今存但多漫暗故無
石刻天福六年辛丑是年六月有天宮寺題名稱太
子賓客時年六十九真蹟今在此寺東序題維摩詰
後又吏部郎榮輯家有石刻一帖無年但云太子賓
客楊凝式暮春奉板輿至自真原等語其末云清和
之月復至當是此年前後也天福七年壬寅是年有
真定智大師詩二首時年七十真蹟在文潞公家刻

石在從事郎蘇太寧家晉開運元年甲辰是年歲在甲辰四月十五日有看花八韻時年七十二題於洛陽一僧舍書勝上後云維晉九載今刻石在湖州前殿中侍御史劉燾家開運二年乙巳是年五月於天宮寺題壁論維摩經等語八月再題太子少保時年七十三真蹟今在此寺東序并辛丑題同刻石開運四年丁未是年二月前七月有寄惠才大師左郎中詩三首稱會同丁未歲會同即契丹入晉改元之號

也時年七十五稱太子少傅真蹟在文潞公家刻石在蘇太寧家周廣順三年癸丑是年於長壽寺華嚴東壁題名時年八十一後又題院似禪心靜等二詩稱太子少師亦應是此年真蹟今為人移去石刻亦不存人或得舊本耳又有與其從子侍御者家問二帖後題廣順癸丑歲孟夏月真蹟在洛陽士人家又有判完契五十餘字在洛陽故職方郎李氏家者刻之無年但稱七月十六日太子少師楊州名亦應是

廣順中也又家譜云唐脩行楊氏系出越公房本出中山相結次子繼生洛州刺史暉暉生河間太守恩恩生越恭公鈞出居馮翊至藏器徙潯陽唐相楊收之父曰遺真生四子名皆從入曰發假收嚴以四時為義故發之諸子名皆從木假之子從火收之子從金嚴之子從水嚴生涉涉生凝式而收乃藏器之凡涉之伯也新五代史記唐六臣傳乃以收為涉之祖嚴之父非也又傳云楊凝式字景度隋越公素之後

西律院有壁題云後歲六十九亦當是此年所題此
書凡兩壁行草大小甚多真蹟今存但多漫暗故無
石刻天福六年辛丑是年六月有天宫寺題名稱太
子賓客時年六十九真蹟今在此寺東序題維摩詰
後又吏部郎榮輯家有石刻一帖無年但云太子賓
客楊凝式暮春奉板輿至自真原等語其末云清和
之月復至當是此年前後也天福七年壬寅是年有
真定智大師詩二首時年七十真蹟在文潞公家刻

石在從事郎蘇太寧家晉開運元年甲辰是年歲在甲辰四月十五日有看花八韻時年七十二題於洛陽一僧舍書勝上後云維晉九載今刻石在湖州前殿中侍御史劉燾家開運二年乙巳是年五月於天宮寺題壁論維摩經等語八月再題太子少保時年七十三真蹟今在此寺東序并辛丑題同刻石開運四年丁未是年二月前七月有寄惠才大師左郎中詩三首稱會同丁未歲會同即契丹入晉改元之號

也時年七十五稱太子少傅真蹟在文潞公家刻石在蘇太寧家周廣順三年癸丑是年於長壽寺華嚴東壁題名時年八十一後又題院似禪心靜等二詩稱太子少師亦應是此年真蹟今為人移去石刻亦不存人或得舊本耳又有與其從子侍御者家問二帖後題廣順癸丑歲孟夏月真蹟在洛陽士人家又有判完契五十餘字在洛陽故職方郎李氏家者刻之無年但稱七月十六日太子少師楊忓名亦應是

廣順中也又家譜云唐脩行楊氏系出越公房本出中山相結次子繼生洛州刺史暉暉生河間太守恩恩生越恭公鈞出居馮翊至藏器徙潯陽唐相楊收之父曰遺真生四子名皆從入曰發假收嚴以四時為義故發之諸子名皆從木假之子從火收之子從金嚴之子從水嚴生涉涉生凝式而收乃藏器之凡涉之伯也新五代史記唐六臣傳乃以收為涉之祖嚴之父非也又傳云楊凝式字景度隋越公素之後

唐相涉之子也天姿警悟工草隷善屬文昭宗時第進士為度支巡官再遷祕書郎直史館梁開平中為殿中侍御史禮部員外郎去從西都張全義辟為留守巡官梁相趙光裔器其才奏為集賢殿直學士改考功員外郎唐同光初以比部郎中知制誥改給事中史館修撰判館事明宗立拜中書舍人長興中歷右散騎常侍工禮戸三侍郎後以疾免改祕書監清泰初遷兵部侍郎復以疾歸洛晉天福中遷太子賓

客尋除禮部尚書致仕開運中宰相桑維翰表起為太子少保分司漢乾祐中歷少傅少師周廣順中再請老以尚書右僕射致仕顯德初改左僕射太子太保元年冬薨於洛陽年八十二舊史云年八十五誤也贈太子太傅初凝式父祖世顯於唐至涉相哀帝時方賊臣陵慢王室殘蕩賢人多罹患涉受命泣語凝式曰世道方極吾嬰網羅不能去禍將及且累汝朱全忠篡唐涉當送傳國寶凝式諫曰尊為宰相而國至此不

為無過乃更持天子印綬與人雖保富貴如千載史筆何時全忠恐唐室舊臣不利於已往往陰訪群情疑貳之間及禍者甚衆涉常不自保忽聞凝式言大驚曰汝亦吾族矣凝式恐事泄因佯狂而涉以謙持終免孥禍凝式雖仕歷五代以心疾閒居故時人目以風子其筆迹遒放宗師歐陽詢與顔眞卿而加以縱逸既久居洛多遨游佛道祠遇山水勝槪輙畱連賞詠有垣牆圭缺處顧視引筆且吟且書若與神會

李寶護之其號或以姓名或稱癸巳人或稱楊虛白或稱希維居士或稱關西老農其所題後或真或草不可原詰而論者謂其書自顔中書後一人而已其佯狂之迹甚著卜第於尹居之側遇入府前與後馬猶以為遲乃杖策徒行市人隨笑之常迫冬家人未挾纊會有故人過洛贈以綿五十兩絹百端凝式悉留之修行尼舍俾造氊以施崇德普明兩寺飯僧其家雖號寒啼飢而凝式不屑屑也留守聞其事乃自

唐相涉之子也天姿警悟工草隸善屬文昭宗時第進士為度支巡官再遷祕書郎直史館梁開平中為殿中侍御史禮部員外郎去從西都張全義辟為留守巡官梁相趙光裔器其才奏為集賢殿直學士改考功員外郎唐同光初以比部郎中知制誥改給事中史館修撰判館事明宗立拜中書舍人長興中歷右散騎常侍工禮戶三侍郎後以疾免改祕書監清泰初遷兵部侍郎復以疾歸洛晉天福中遷太子賓

容尋除禮部尚書致仕開運中宰相桑維翰表起為太子少保分司漢乾祐中歷少傅少師周廣順中再請老以尚書右僕射致仕顯德初改左僕射太子太保元年冬薨於洛陽年八十二（舊史云年八十五誤也）贈太子太傅初凝式父祖世顯於唐至涉相哀帝時方賊臣陵慢王室殘蕩賢人多罹患涉受命泣語凝式曰世道方極吾嬰網羅不能去禍將及且累汝朱全忠篡唐涉當送傳國寶凝式諫曰尊為宰相而國至此不

為無過乃更持天子印綬與人雖保富貴如千載史筆何時全忠恐唐室舊臣不利於已往往陰訪群情疑貳之間及禍者甚衆涉常不自保忽聞凝式言大驚曰汝亦吾族矣凝式恐事泄因佯狂而涉以謙持終免梁禍凝式雖仕歷五代以心疾閒居故時人目以風子其筆迹遒放宗師歐陽詢與顔真卿而加以縱逸既久居洛多遨游佛道祠遇山水勝概輙留連賞詠有垣牆圭缺處顧視引筆且吟且書若與神會

率寶護之其號或以姓名或稱癸巳人或稱楊虛白或稱希維居士或稱關西老農其所題後或真或草不可原詰而論者謂其書自顏中書後一人而已其佯狂之迹甚著卜第於尹居之側遇入府前與後馬猶以為遲乃杖策徒行市人隨笑之常迫冬家人未挾纊會有故人過洛贈以綿五十兩絹百端凝式悉留之修行尼舍俾造襯以施崇德普明兩寺飯僧其家雖號寒啼飢而凝式不屑屑也留守聞其事乃自

製衣給米遺之凝式笑謂家人曰我固知留守必見賙也每旦起將出僕請所之楊曰宜東游廣愛寺僕曰不若西游石壁寺凝式舉鞭曰姑游廣愛僕又以石壁為請凝式乃曰姑游石壁聞者撫掌凝式詩什亦多雜以恢諧少從張全義辟故作詩紀全義之德云洛陽風景實堪哀昔日曾為丸子堆不是我公重葺理至今猶自一堆灰他類若此石晉時張從恩尹洛凝式自汴還時飛蝗蔽日偶與之俱凝式先以詩

寄從恩曰押引蝗蟲到洛京合消郡守遠相迎從恩弗怿也然凝式詩句自佳及至洛後以詩贈從恩云其題壁有院似禪心静花如覺性圓自然知了義爭肯學神仙清麗可喜也尹洛者皆當時王公凝式或傲然不以為禮尹亦以其耆俊狂直不之責也凝式本名家既不遇時而唐梁之際以節義自立襟量宏廓竟免五季之禍以壽考終洛陽諸佛宫書跡至多本朝興國中三川大寺刹率多頹圮翰墨所存無幾

今有數壁存焉士大夫家亦有愛其書帖者皆藏弆
以為清玩世以凝式行書頗類顏魯公故謂之顏楊
云贊曰唐季不網朱晃乘時盜國一時公卿大夫迫
於凶威魚伏鼠遁能全節者無幾故大臣奉璽紱駿
奔畀之惟恐居後而凝式乃能諫父以千載史筆為
耻因兹陽狂弗與世網優游卒歲言足以厲俗智足
以全生正諫似直吏隱如愚豈特甯武子東方朔之
流乎世徒知陽狂可笑而不言其所以狂徒知墨妙

可傳而不言其挺挺風烈如此諫涉之事新舊史皆弗書復不為立傳可勝嘆哉余因彙次筆跡遂為之傳使百代之下知凝式者不特以工書與陽狂而已

歐公小草世不多見沙隨先生家有所藏石刻東坡跋云文忠小草秋聲賦歸鴈亭詩當為希世珍藏而思仲乃得之老人家箱篋間以苴藉絁纊者荆山之人以玉抵鵲非虛言也沙隨跋其後云張湯逢君之惡賊殺不辜獨以推賢揚善有後於漢文忠公推賢揚

製衣給米遺之凝式笑謂家人曰我固知留守必見
賙也每旦起将出僕請所之楊曰宜東游廣愛寺僕
曰不若西游石壁寺凝式舉鞭曰姑游廣愛僕又以
石壁為請凝式乃曰姑游石壁聞者撫掌凝式詩什
亦多雜以俠諧少從張全義辟故作詩紀全義之德
云洛陽風景實堪哀昔日曾為瓦子堆不是我公重
葺理至今猶自一堆灰他類若此石晉時張從恩尹
洛凝式自汴還時飛蝗蔽日偶與之俱凝式先以詩

寄從恩曰押引蝗蟲到洛京合消郡守遠相迎從恩弗恠也然凝式詩句自佳及至洛後以詩贈從恩云其題壁有院似禪心靜花如覺性圓自然知了義爭肯學神仙清麗可喜也尹洛者皆當時王公凝式或傲然不以為禮尹亦以其耆俊狂直不之責也凝式本名家既不遇時而唐梁之際以節義自立襟量宏廓竟免五季之禍以壽考終洛陽諸佛宮書跡至多本朝興國中三川大寺剎率多頹圮翰墨所存無幾

今有數壁存焉士大夫家亦有愛其書帖者皆藏弆
以為清玩世以凝式行書頗類顏魯公故謂之顏楊
云贊曰唐季不綱朱晃乘時盗國一時公卿大夫迫
於凶威魚伏鼠遁能全節者無幾故大臣奉璽紱駭
奔畀之惟恐居後而凝式乃能諫父以千載史筆為
耻因兹陽狂弗與世綱優游卒歲言足以厲俗智足
以全生正諫似直吏隱如愚豈特甯武子東方朔之
流乎世徒知陽狂可笑而不言其所以狂徒知墨妙

可傳而不言其挺挺風烈如此諫涉之事新舊史皆弗書復不為立傳可勝嘆哉余因彙次筆跡遂為之傳使百代之下知凝式者不特以工書與陽狂而已

歐公小草世不多見沙隨先生家有所藏石刻東坡跋云文忠小草秋聲賦歸鴈亭詩當為希世珍藏而思仲乃得之老人家箱篋間以苴藉緪纊者荊山之人以玉抵鵲非虛言也沙隨跋其後云張湯逢君之惡賊殺不辜獨以推賢揚善有後於漢文忠公推賢揚

善之功一時元老鉅公多出其門非湯所敢望其萬
一而無湯之罪今其後止有選人三數輩景德監鎮
俟得替半年未得去又選人之困者也天之報施有
時而爽可為慨嘆又云堯舜一傳已不振吾於文忠
何恨雖然令聞廣譽常若衮繡筆力千鈞常若壯夫
豈與曹蜍輩富貴官達者同日語哉
世南仕閩中於忠定李丞相家見坡公一帖云某頓首
秋暑不審起居佳否某與兒子八月二十九日離廉

九月六日到鬱林七日遂行初約留書歐陽晦夫處忽聞秦少游凶問留書不可不言欲言又恐不的故不忍下筆今行至白州見容守之猶子陸齋郎云少游過容留多日飲酒賦詩如平常容守遣般家二卒送歸衡州至藤傷暑困卧至八月十二日啟手足於江亭上徐守甚照管其喪仍遣人報范承務范先去巳至梧州范自梧州赴其喪此二卒申知陸守者止於如此其他莫知其詳也然其死則的矣哀哉痛哉何復可

言當今文人第一流豈可復得此人在必大用於世不用必有所論著以曉後人前此所著已足不朽然未盡也哀哉哀哉其子甚奇俊有父風惟此一事差慰吾輩意某不過旬日到滕可以知其詳續奉報次尚熱惟萬萬自重無聊中奉啟不謹具再拜元老長官足下九月六日元老不審謂誰當考觀此足見坡公篤愛交友留意人才為可敬嘆所謂奇俊之子名湛字處度者也

谷簾三疊廬阜勝處惟三疊於紹熙辛亥歲始為世人所見宣和初有徐上老棄官修浄業名動天聽被旨祝髮住圓通號青谷止禪師當時已覩此泉圖於勝果寺之壁盖未出之先緇黄輩已見特秘而不發耳從来未有以淪茗者紹定癸巳湯制幹仲能主白鹿教席始品題以為不讓谷簾常有詩寄二泉於張宗瑞曰九疊峯頭一道泉分明来處與雲連幾人競賞飛流勝今日方知至味全鴻漸但嘗唐代水涪翁不

善之功一時元老鉅公多出其門非湯所敢望其萬一而無湯之罪今其後止有選人三數輩景德監鎮俟得替半年未得去又選人之困者也天之報施有時而爽可為慨嘆又云堯舜一傳已不振吾於文忠何恨雖然令聞廣譽常若袞繡筆力千鈞常若壯夫豈與曹蜍輩富貴官達者同日語哉

世南仕閩中於忠定李丞相家見坡公一帖云某頓首秋暑不審起居佳否某與兒子八月二十九日離廉

九月六日到鬱林七日遂行初約留書歐陽晦夫處忽聞秦少游凶問留書不可不言欲言又恐不的故不忍下筆今行至白州見容守之猶子陸齋郎云少游過容留多日飲酒賦詩如平常容守遣般家二卒送歸衡州至藤傷暑困卧至八月十二日啟手足於江亭上徐守甚照管其喪仍遣人報范承務范先去已至梧州范自梧州赴其喪此二卒申知陸守者止於如此其他莫知其詳也然其死則的矣哀哉痛哉何復可

言當今文人第一流豈可復得此人在必大用於世不用必有所論著以曉後人前此所著已足不朽然未盡也哀哉哀哉其子甚奇俊有父風惟此一事差慰吾輩意某不過旬日到滕可以知其詳續奉報次尚熱惟萬萬自重無聊中奉啟不謹某再拜元老長官足下九月六日元老不審謂誰當考觀此足見坡公篤愛交友留意人才為可敬嘆所謂奇俊之子名湛字處度者也

谷簾三疊廬阜勝處惟三疊於紹熙辛亥歲始為世人所見宣和初有徐上老棄官修淨業名動天聽被旨祝髮住圓通號青谷止禪師當時已覩此泉圖於勝果寺之壁盖未出之先緇黄輩已見特秘而不發耳從来未有以瀹茗者紹定癸巳湯制幹仲能主白鹿教席始品題以為不讓谷簾常有詩寄二泉於張宗瑞曰九疊峰頭一道泉分明来處與雲連幾人競賞飛流勝今日方知至味全鴻漸但甞唐代水涪翁不

到紹熈年從兹康谷宜居二試問真嵓老詠仙張賡之曰寒碧朋尊勝酒泉松聲遠壑憶留連詩於水品進三疊名與谷簾真兩全畫壁烟霞醒昨夢茶經日月著新年山靈似語湯夫子恨殺屏風李謫仙九疊屏風之下舊有太白書堂及有詩云吾非濟代人且隱屏風疊之句揚子江心水號中冷泉在金山寺傍郭璞墓下最當波流險處汲取甚艱士大夫慕名求以瀹茗操舟者多淪溺寺僧苦之於水陸堂中穴井

以給游者往歲連州太守張思順監江口鎮日嘗取
二水較之味之甘冽水之輕重萬萬不侔乾道初中
泠别湧一小峰今高數丈每歲加長鶻棲其上峰下
水益湍泉之不可汲更倍昔時矣玉汝泉在丹陽縣
練湖上觀音寺中本一小井舊傳水潔如玉思順以
淳熙十三年沿檄經田專往訪索僧㕔額而言此泉
變為昏黑已數十年矣初疑其紿乃親往驗視果如
墨汁嗟愴不足因賦詩題壁曰觀音寺裏泉經品今

日惟存玉乳名定是年來無陸子甘香收入柳枝瓶明年攝邑六月出迎客後至寺再汲泉又變白置器中若雲行水影中雖不極清而味絕勝詰其故蓋紹興初宗室攢祖母柩於井左泉遂壊改遷不旬日泉如故異哉事物之廢興雖莫不有時亦由所遭於人如何耳宗瑞思順之子也

游宦紀聞卷十

到紹熙年從兹康谷宜居二試問真品老詠仙張賁之曰寒碧朋尊勝酒泉松聲遠壑憶留連詩於水品進三疊名與谷簾真兩全畫壁烟霞醒昨夢茶經日月著新年山靈似語湯夫子恨殺屏風李謫仙九疊屏風之下舊有太白書堂及有詩云吾非濟代人且隱屏風疊之句揚子江心水號中冷泉在金山寺傍郭璞墓下最當波流險處汲取甚艱士大夫慕名求以瀹茗操舟者多淪溺寺僧苦之於水陸堂中穴井

以給游者往歲連州太守張思順監江口鎮日嘗取二水較之味之甘冽水之輕重萬萬不侔乾道初中泠別湧一小峰今高數丈每歲加長鸛棲其上峰下水益湍泉之不可汲更倍昔時矣玉汝泉在丹陽縣練湖上觀音寺中本一小井舊傳水潔如玉思順以淳熙十三年沿檄經田專往訪索僧厭額而言此泉變為昏黑已數十年矣初疑其紿乃親往驗視果如墨汁嗟愴不足因賦詩題壁曰觀音寺裏泉經品今

日惟存玉乳名定是年來無陸子甘香收入柳枝瓶明年攝邑六月出迎客後至寺再汲泉又變白置器中若雲行水影中雖不極清而味絶勝詰其故盖紹興初宗室攢祖母柩於井左泉遂壞改遷不旬日泉如故異哉事物之廢興雖莫不有時亦由所遭於人如何耳宗瑞思順之子也

游宦紀聞卷十